

牧

津

公洋卷之十二目

化導

韓廷壽

焦貢

卓茂

魯恭

周澤

鄭興

樂巴

張奐

二見

許荆

秦彭

劉寬

賈彪

裴覽

劉矩

張霸

董和

梁毗

令狐邵

孔文舉

顧憲之

劉損

樂遜

鄭述祖

房景伯

周舉

辛公義

閻憲

王志

梁彥光

張萇年

馮伉

韋景駿

陳文惠公亮佐

蘇子瞻軾

三見

周彥質

蔡襄

孫莘老

張魏公浚

王侍制

陳修

周自強

張戢

呂陶

陸襄

戚倫

吳師禮

顧文昱

俞偉

張養浩

何文淵

張得中

牧津卷之十二

化導

明山陰祁承燝輯

韓延壽

韓延壽少爲郡文學，父義以諫燕王死，昭帝用魏相言，擢延壽爲諫議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

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

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
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芥錢。旌旗
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稅。先明布告其目。以
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相
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
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
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
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
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

死及門下掾自到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正作此言敬此太守不能聞此言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六不自知過

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無因自造或
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
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
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
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
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
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
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
與訟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

表率不能宣民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卽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

感人惟在自信得及，自信惟在力行得真。

潁川東郡之政、古今莫能多及者、惟延
自不以爲迂、故下民不以爲迂、而以爲信
信之時義大矣哉。○韓長公禮讓化民、仁
心爲質、爲宇宙養生機、而無殺機、卒與蕭
望之相攻訐、而伏法坐棄市、何天道之夢
夢也。

焦貢

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黃令、路不拾遺、詔遷貢
百姓揮泣守關、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二

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好學多貧，宇宙間那得有此風俗。

卓茂

卓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曆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以有○此○好○之○用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顏曰：「若非

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
詣府送馬叩頭謝之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
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
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
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
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
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
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

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
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神
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
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
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蜚遠走不在人
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
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
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

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其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千古循良，每稱卓太傅，亦何嘗有赫赫名。

乎、蓋化民成俗、政止此矣。○卓太傅居鄉
居官、一生作用、惟在近人、王道本乎人情、
吾於子康見之、

魯恭

魯恭始爲郡吏、舉直言、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
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數令不能決
恭爲平曲直、皆退而自責、輒耕相讓、亭長從人
借牛而不肯還、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
牛者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

去掾吏涕泣

化此

共畱之

亭長

乃慚

惟

化

化

化

化

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肥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畱徒獲賢者耳，還府具以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

之。在郡三年。州舉尤異。後拜侍御史。累遷侍中。
復爲東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
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
黨降。恭上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捕繫。盡破平
之。州郡以安。

魯仲康。高處在侃直。真誠絕無俗吏粉飾。
意若止以三異美中牟。便爲後世開獻頌
之門矣。○處張漢一事。見匡濟才。

周澤

周澤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已許恤孤寡
吏人歸愛之末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
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
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頒諸廉吏
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
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
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
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
穉

○禪○都○奉○公○克○已○在○位○者○咸○自○勉○勵○真○身○先
之化、

鄭興

鄭興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
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
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
之屬，莫不斟酌焉。

惜哉禮教之化，未能竟其施也。此君必有
可觀。

樂巴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擢爲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陲，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祀之禮，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

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州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祠，剪理奸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樂叔元始是異人，而爲政則平實可循。

八 許荆

許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

相犯，咎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者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毓舉牟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請廷尉，物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檄人謝。

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

許荆是敦行人、其訓俗有身教在、但漢世教民、每多自責、至於引咎陳狀、如此真切、何治不臻、

秦彭

秦彭、建初元年、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尚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其彭升堂

揖讓之禮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
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
以勸勉之更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
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
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
縣於是姦吏跼躄無所容詐

以禮訓人固佳農月履畝分別肥瘠絕姦
吏虛冒之弊尤佳

劉寬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
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過
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
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
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
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
興行日有所化

蒲鞭示辱要在發民有恥之心不在作用
間論張弛也

賈彪

賈彪與荀爽齊名，舉孝廉，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數千，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引車治殺子婦，而城南賊已面縛自首，只

是一念真心所感格耳。

裴覽

裴覽一各香爲蒲亭長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嘗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裴處化

我鷓鴣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母子自有至情故惟在解○感○動○則○天○性○之○愛○自○勃○不○可○遏○若○里○井○強○凌○弱○衆○暴○寡○視○三○尺○如○緼○疋○恐○不○可○以○鷹○鷂○不○如○鸞○鳳○

一語爲後世作無限養奸符也。

劉矩

劉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此二語宜令民家各書二行，置門柱間。

張霸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之。但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郡縣，

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
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
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但聞誦聲賢太守之化理可想若明用信
賞羣賊便束手歸附其作用更遠

董和

董和爲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侈和躬率以
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
變善畏而不犯轉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

相携乞爾者數千人、

示儉示禮、自是化導之術、

梁毗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由是遞相凌辱、每尋干戈、邊境累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不欲受金亦何至慟哭茲藉此以感動
夷耳。

張奐

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
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
加賞罰風俗遂改。

如此愚俗卽嚴刑未易改惟義方以動其
至情乃得翻然。

令狐邵

令狐邵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麤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

大凡艸昧之世，司牧之典起，文教者尤多。若文明旣振，反視爲緩圖，此意殊不可曉。

孔文舉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

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心與豆三斛復
乏復言。

與豆傳三斛亦愛釜庾之間矣正不欲傷
烈士心。

顧憲之

顧憲之親之之孫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
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草席棄
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
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

又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死生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充南豫二州事

剖棺洗骨如此弊俗亘古未聞憲之不但當爲陳生死之別更自當首陳悖逆之條

於此猶覺過寬。

劉損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閭門，使人泰伯廟，時廟室頽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風猷尚可，髮髯衡宇一何摧頽！卽發帑整葺。

味此二語，便有風尚一世之槩。

樂遜

樂遜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

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擾之中，猶志道不倦。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于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

懸車之年，始竟儒者之用，而勸勵生徒，化翔蠻貊，治效章章，可爲皓首窮經者法。

鄭述祖

鄭述祖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迎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布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先是述祖父道昭亦嘗爲此州曾於東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時述祖年方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石銘云中岳

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慟羣僚父子皆竝有政迹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父子相繼以善政聞百姓安得無甘棠之思爲人父者不忍負君而忍許子化行俗美槩可想見

房景伯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

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季聞。

化民之術，革面不如革心。賢哉阿母，所訓遠矣。賈生曰：「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所能。誠哉是言。」

周舉

周舉爲井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

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二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到乃作平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格。

欲解愚民之惑，不得不責備子推。然欲溫食，則溫食可矣。卽子推亦何能使民不舉火也。

辛公義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母妻子不相看養，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風俗，遣人巡檢部內，凡疾病者，以牀舉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或至百數，廳廊悉滿。公義親設榻，獨坐其間，日久對之。理事所得，積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飲食，於是悉瘥。方召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既復差，汝等勿復信之。病家子孫，懇謝而去。後

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畱養之始相
慈愛此風遂革合境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
下車先至獄中露坐牢側驗問十餘日間決斷
咸盡方還大廳受新訟皆不立文案遣僚佐一
人側坐問訊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
事終不還閣人或諫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
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
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
歎服後有欲訟者父老遽相曉曰小事可忍勞

德君多雨讓而止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滄海皆
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
獻詔水部郎婁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金石
絲竹之響

聽斷不時囹圄幾滿讀辛公義傳能不汗
下乎若與疾至廳非真有民物一體之意
不能爲此○每誦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
安之語追思作令時尚懷餘歉長民者當
時錄此言作枕中鴻寶

閻憲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閻尹賦政、旣明且去、苛夫辟、動以禮讓、遷蜀郡、民涕泣送之、以千數、

不敢負明君之化、真是根心語

王志

王志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佺、吳慶

年終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携謂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有詣獄辭以婦孕，吏民亦歎服之。

方到官而便能使父老止訟，何以聲先之化若此。

梁彥光

梁彥光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節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諸生，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

其餘竝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中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慈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且無爭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

戴帽餘不特饒從政長才抑且妙化民機
致民謠何足信哉

張萇年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析家
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愴然見之
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
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
敦敬讓

事雖細而以動境中之觀聽最捷但後復

有爭恐已牛有限爲之奈何

馮伉

馮伉第五經宏詞三遷繕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平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禮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罽以滑數犯法伉爲著論豪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扣教督累官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

只不受帛一事，便受主知，然畢竟以化民善俗稱良吏，德宗能知人矣。

韋景駿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今少不天，誦此一語，令人悲痛，更不必授以孝經矣。

陳文惠公

陳文惠公堯佐知開封府，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如此誠信待人，惡少卽不革心，豈無革面？

蘇子瞻軾

蔡元長知維揚日，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州人病之。元祐蘇軾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

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爲政惠民、率類此、

坡翁非殺風景人、此亦國奢示儉之意、

周彥質

周彥質歷官循州守、治民以教化爲本、民以訟至庭者、先諭以禮義、然後折其是非、無不涕泣悔罪而去、久之、民以訟爲恥、蒲鞭遠縣而不試、蘇軾以默化名其堂、官終發運使、

點化正是彥質之定評

蔡襄

蔡襄舉進士，知福州，爲復古五塘以溉田，民利之。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知泉州，爲政精明，首興學校，往時閩人多專用賦以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希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

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所羞。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爲痛絕。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民俗大化。襄旣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襄立德政碑。

蔡公之善政，在實心興利，實心教民，不可忽忽。同粉飾觀聽者論。

孫莘老

七知福州民欠市易錢者甚衆有富人
五百萬葺佛殿請於幸老因曰汝輩所以
於錢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至露坐孰若
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
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囚圍爲
之一空

藉富人之五百萬甦囚圍數百人於俄頃
間便成化工之事豈不甚快但逋官錢者
強半非良民倘以此爲惠好之地則富民

何罪而爲此輩代償

張魏公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則爭博也公立判之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敎官太窘引去

魏公之意在感化青衿更不及爲廣文先生留此一隙自容地

王侍制

三。蔡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黃
曰。安有遊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
。李愬像而祀之。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荆南
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亡姑嫁。旣窮而歸。
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
因取家人衣以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
感泣而去。

曉人當如是

陳修

陳修起家爲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嘗以喪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官，合浦民懷其德，護喪歸葬，執紼行數千里，無一人言疲者，旣葬，哭奠而後去。

其得人之政可想。

周自強

周自強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徭反，自強往見徭酋，說以禍福，中共要害，徭酋立爲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寧聞於朝，特旨超授廣

西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
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
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則能知其曲直、然未遽
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
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
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
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
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
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

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行化洽。
一小吏便能挺身說徭酋，其人之膽畧可知，所以竟爲良令。

張戢

張戢舉進士第，攝蒲城令。蒲邑民悍不畏法，鬪訟寇盜倍他邑。戢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宥過，作紀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廡，以勞之。使其

予不佞、因勸以孝悌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猷
一、治、者、率、以、至、誠、反、覆、教、諭、民、俗、頓、革、戩、歷、治、六、七、邑、誠
心愛人、而皆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
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
濟而後已。

誠心愛人、而又有術以濟之、便是第一等
治行。

呂陶

呂陶諷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拜聽命、

三姊一弟、以半歸姊、亦情理之應然、

陸襄

陸襄在鄱陽、有彭李二家相忿、屢告襄爲設飲、

食諭之，酒罷同載而還。人歌之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警共車。

欲使百姓無怨家，方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戚倫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倫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筮挺繩索，比他邑數倍。民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

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練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櫛沐饑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先教誨、後刑罰、此政本也、妙在虛憚之、而民自聽其引掖、此政術也。

吳師禮

知揚州天長縣言近... 若爲邑...
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
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幾矣用是爲治邑
人便之

條目易循期會有信卽此二語便成義皇
世界

顧文昱

顧文昱知泰州前守吳去疾以州民好訟告文
昱愜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理民將安訴頃之

訟者兩集，文昱乃自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俾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輒爲疏理，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訟之興也，非盛氣，則聽唆，反覆思之，自應可省，此法真息訟第一義。

俞偉

閭俗生子多者率不舉貯水溺之謂之洗兒命
倖宰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
者列坐廡下置醪醴親酌之出其文使歸諭鄉
人無得殺子數月間活者千計朝廷嘉之立法
推行一路

召諸父老爲人所信服者而使之遍諭此
是化導一法若今日溺女之禁正當法此
張養浩

張養浩爲堂邑令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故皆

良民既加以刑，而猶以盜目之，是絕其新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毋負張公。有李虎常殺人，其黨暴戾，舊尹莫敢詰問。養浩盡寘諸法，民甚快之。

罷舊盜朔望之叅，固所以待良民，然令舊盜朔望之叅，亦可以懲蔽民，不可謂養浩之罷爲全得。惟舊尹莫敢問者，而盡寘諸法，則寬中之嚴，乃見高手。

何文淵

何之滿守溫州時永嘉百姓朱良規良亘兄弟
爭財訟於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於婦言乃屬
其鄉之耆老立兩人於庭下以大義開諭之因
援筆判一詩於其狀後有祇綠花底鶯聲巧致
使天邊雁影分之句良規兄弟感泣伏謝遂相
敦睦

此兄弟自是解事人故化年猶易不然雖
誦詩三百頑悍自如

張得中

張得中，永樂初，以茂才徵，後登進士，爲應天江寧令。京師赤縣，機務繁劇，前令率繩之以法，得中更以平恕，簿書期會，米鹽細數，必躬親之。民有犯法當流者，其母訴乞畱養，得中曰：「民頑犯法，固可罪也。母老失養，尤在所矜。」寧失不經，以爲卒道勸，卒杖而遣之。有隸於公所，貧困莫支者，卽弛其役，且遺之衣食。每丁夜而起，丙夜而息，未嘗樹赫赫之聲，而民安其政。以薦修永樂大典，得中性嗜書，自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覽。

硯

自是儒吏作用。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親筆硯。乃大快事。然不知此公何以得此暇日。

拔津卷之十二 終